

论马君武对歌德的译介

叶 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7)

摘 要:马君武是现代中国最早的歌德译介者,本文主要结合马氏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趣味,来分析其接近歌德的原因。强调歌德是如何作为那代人的“德国资源”,介入并参与了现代中国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歌德 马君武 中德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 D -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853 (2008) 02 - 131 - 05

谈论德国,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 1832)往往会被作为特殊的象征性标志加以援引。作为伟大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思想家和科学家,歌德头顶上拥有了太多的光环,因为“在路德后的时代,除了歌德没有一个诗人或思想家在如此多的领域里同时发生影响”^[1],所以,也就难怪人们言德国则称歌德;即便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歌德同样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2],即便是时时以“致用”为标的的马君武,同样对歌德给予了关注。在他的眼里,不仅歌德处国家危难之际的态度可以有所启发,更看重其文学作品的精神价值。

中国人最早接触歌德可以追溯到曾任驻德公使的李凤苞(1834 - 1887)。李凤苞在1878年11月29日《使德日记》中曾留下关于歌德的记载:“送美国公使美耶台勒之殡。……美国公法家汤谟孙诵誥曰:‘美公使台勒君,去年创诗伯果次之会。……(台勒)以诗名,笺注果次诗集,尤脍炙人口。’《日记》中还对果次作了简要介绍。此处果次就是歌德,据钱钟书考定,这是中国文字中第一次有关歌德的记述。但歌德进入中国的公众视野则还需要等到1902或1903年,诸如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可特传”(歌德传)^[3];但真正从德文译介,并对歌德有所体悟的要推马君武。马君武之所以在留日之后到德国学习,固然有不得已的因素,因为其革命活动为清政府注意,被迫逃避两江总督端方的缉捕;但另一方面跟他对德国文化的向往也大有关系,在他看来“德国文化为世界冠”,与蔡元培言“世界学术德最尊”所见略同。为寻求救国之路,需要研究别人先进的文化,至于途径,则是从学习语言入手,马君武编《德华词典》,其目的就在此;而学习语言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助文学作品来使自己的语言水平得到提高。对于先后留学日、德,掌握日、英、德、法等多种外语的革命家马君武来说,其所关注的范围远远不仅是一个德国,主要的兴奋点显然也并不在于文学。但如果从学习外语的技巧以及人文关怀的强烈入手,马君武选择接近文学的方法,其实很容易理解。马君武强调要以输入西欧文明的方法来报效国家,重要的手段就是翻译世界名著。他的译作范围甚广,翻译过卢梭的《民约论》、赫克尔的《一元哲学》、席勒的《威廉·退尔》等,尽管如此,探讨马君武对歌德的译介活动仍有价值,我们可以借此切入点来观察时代背景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个体的精神活动,并从而构建起外来资源与现实活动

收稿日期:2008 - 01 - 18

作者简介:叶隽,男,1973年生,江苏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研究员。

之间的关系^[4]。

青年马君武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末“国破山河在”的危机之中。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流产,使得资产阶级改良告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更使人有“国将不国”之义愤填膺。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马君武,自然会对“新学”心向往之,乃至投身革命,冀图通过自身的参与和努力,挽国事于濒危。1901年冬,马君武远赴东瀛,到日本留学。留日期间,马君武的思想发生转变,由向往维新转为主张革命,究其原因,既有与孙中山结识并深受其影响的缘故,更有时代背景与西方思潮的刺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君武翻译了歌德名篇《威廉·迈士特的学习时代》中的诗《米丽容歌》(Mignou)。

马君武对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特别推崇,并颇用心地向国内译介输入。他在留日之时就翻译过歌德的诗歌,当时他把歌德的名字直接音译为“贵推”,《米丽容歌》的译诗相当有功力:

君识此,是何乡? 园亭暗黑橙橘黄。碧天无翳风微凉,没药沉静丛桂香。
君其识此乡? 归欤! 归欤! 愿与君,归此乡。

Kennst Du das Land, wo die Zitronen blühen,
In dunkeln Laub die Gold-orangen glühen,
Ein sanfter Wind vom blauen Himmel weht,
Die Myrte still und hoch der Lorbeer steht,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öcht' ich mit dir, o mein Geliebter, ziehn
君识此,是何家? 下撑楹柱上檐牙。石像识人如欲语,楼阁交错光影斜。
君其识此家! 归欤! 归欤! 愿与君,归此家。

Kennst Du das Haus? Auf Söulen ruht sein Dach,
Es glänzt der Saal, es schimmert das Gemach,
Und Marmorbilder stehn und sehn mich an:
Was hat man dir, du armes Kind gethan?
Kennst du es wohl?

Dahin! Dahin

Möcht' ich mit dir, o mein Beschüzer, ziehn!
君识此,是何山? 归马失途雾迷漫。空穴中有毒龙蟠,岩石奔摧水飞还。
君其识此山! 归欤! 归欤! 愿与君,归此山。

Kennst du den Berg und seinen Wolkensteg?
Das Maultier sucht in Nebel seinen Weg:
In Höhlen wohnt der Drachen alte Brut;
Es stützt der Fels und über ihn die Flut,
Kennst Du ihn wohl?

Dahin! Dahin

Geht unser Weg! o Vater, la uns ziehn!^{[5] (P432 - 433)}

从这首译诗,我们可以看出,马君武在留日期间就已经接触了德文,并且至少是参照德文翻译此诗的;作为“诗界革命”的践行者,马君武在“诗”的问题上有自家的看法与实践^{[6] (P77 - 78)},他的译诗也自成一家风格。后人评论说:“近人译诗有三式:苏曼殊式,以格律轻疏之古体译之;马君武式,以格律谨严之近

体译之;胡适则白话直译,尽弛格律矣。可以见出马君武译诗的基本风格,格律严谨且颇留中国传统诗歌风韵是其一大特色。在我看来,马君武译介西方文学,是有其自身的思路和理念的,所谓“融欧亚文学之魂于一炉而共冶之”^{[51](P11)},道出马氏的基本思路。

但此首译诗有一值得探讨的问题,即马君武把 Geliebter, Beschützer, Vater三词一概译成“君”。而这三词在德文的原意分别为爱人、保护人、父亲。若要理解此点,必须回到原文的情境中去,《米丽客歌》一诗为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士特的学习时代》中歌女迷娘所唱。其故事情节大致为:迷娘原本是意大利富家女,出生后父母离散,被卖入江湖剧团,遇迈士特,为她脱籍,便依随了他。迷娘思乡情切,故唱此歌促迈士特带她前往。张威廉先生解释说,迷娘与迈士特没有正式关系,所以“她首称爱人,继称保护人,后称父亲,这三个不同称呼反映出迷娘的孤苦。”^{[7](P99)}通晓德语的马君武不可能不知道这三个词本意的差别,但他选择统一的译法,主要还是为了使中国读者易于理解。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爱人、保护人、父亲”这三个概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落实到一个人身上,直译出来,反而让读者迷惑。而在翻译时,如此考虑到读者的因素,可见马君武译诗背后的“别有幽怀”。

1902至1903年,马君武在政治上作出了新的抉择,在文化启蒙事业上颇获硕果,这两年间,马君武就翻译了日本福本诚《法兰西今世史》,英国达尔文《天择篇》、《物竞篇》,斯宾塞《女权篇》、《社会学原理》,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著作,发表译介西方新学与抨击时弊文章二十余篇。启蒙救世、开启民智,自然是马君武的主要思路。在他看来,译《法兰西今世史》,固然是因为“法兰西,欧洲文明开化最先之域也”,但当“其困于暴君之专制,法国人民之困苦,正与吾中国今日之地位无异也”,其对中国的借鉴价值不言自明,故要“急译之以饷同胞”^{[51](P4)}。总体而言,马君武留日期间在传播西方新学上用力甚大甚勤,各种社会学说,诸如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乃至社会主义学说,都在他开阔的视野之内,相较而言,文学不是他关注的主要对象,但作为陶冶性情、温润胸怀的“补剂”,文学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君武国学修养深厚,且往往别有幽怀,译席勒之《威廉·退尔》,就强调:“此虽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51](P258)}为的是表彰作为爱国志士的威廉·退尔。所以在马君武,选译这样一首出自《威廉·迈士特的学习时代》书中的诗歌,当然不会毫无原由。此书作为德国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亦可译作成长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受到席勒的高度评价,他致信歌德说:“不能写给你,这著作中的真理、美的生活、单纯的丰满,是多么感动我。……平静而深沉,明澈却又像自然那样不可捉摸,它这样活动着、存在着,并且一切,即使是最小的枝节,都显示出心境的美的均衡,而一切都是从这心境里流淌出来的。”^{[8](卷10, P18)}而作为穿插的迷娘与竖琴老人的故事,更是歌德的神来之笔,冯至这样评价道:

在全书里,歌德还以另样优美的心情,穿插一个美妙而奇异的故事,那是迷娘与竖琴老人的故事。有几个《学习时代》的读者不被迷娘的形象所迷惑,不被竖琴老人的命运所感动呢?他们的出现那样迷离,他们的死亡那样奇兀,歌德怀着无限的爱与最深的悲哀写出这两个人物,并且让他们唱出那样感人的歌曲。仅仅这两个人的故事,已经可以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上品,但它在这里边只是一个插曲,此外还有那么多丰富的事迹与思想,从这点看来,《威廉·迈士特》确是一部名著了。^{[8](卷10, P8)}

确实,正如冯至所言,迷娘作为一种优美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歌德自出机杼的心灵产物,如流星般来去。马君武避开小说的主人公威廉不谈,却偏偏选择了这样一个美妙而奇异的故事,选择了这么一个形象优美却又身世凄迷的女性来译介,其故何在?我以为这既显示了马君武的独到文学眼光,也与他自己的感情因素有关。此诗大约译于1903-1905间,时马君武年纪不过25岁左右,正是热血沸腾、感情炽烈的时期,虽日以报国为念,求学之余,从事译介西学、排满革命等,为人不事务繁剧,但作为血气方刚的青年,感情上的向往其实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君武为人开通,其与女性之交往亦颇有记录,赠张竹君诗云:“莫怪初逢便倾倒,英雄巾帼古来难”^{[51](P3)},赠陆女士诗云:“有情难说,又恨识君迟”、“悠悠前路一宵话,了了心期数首诗”^{[51](P147-148)},至于委婉可歌之诗更多,仅留德时就有多首,或谓“当炉黄发女,笑

语最温存”^{[5](P422)},或吟“细语牵衣袖,深情赠手竿”^{[5](P428)},或歌“纤纤握素手,缓缓亲赤唇”^{[5](P424)}。所以,据此看来,在马君武,也是借迷娘的形象来寄托自己对于美好的感情的向往,对于优美女性的欣赏。

这从他同时期所译英人胡德(Thomas Hood, 1799 - 1845)的《缝衣歌》中也可看出,虽然同情缝衣女的悲苦,但在马君武的译笔下,却更显出对女性美丽形象的寄托,“美人蒙敝衣,当窗理针线”将“女人(woman)”译成“美人”,显然是译者加上了自己想象翅膀的“艺术加工”。所以结合这样的背景来理解马君武对迷娘诗的选择,显然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和寄托。杨武能认为该诗的译文“完整而忠实,在相当程度上传达出了原诗的情调和意旨”,确实,在我看来,此诗虽对原意似乎发挥得略微嫌过,但就总体而言,译词优美、韵味悠长,确实难能。而之所以突出强调此诗的作用,主要是因为“作为歌德的作品甚至整个德国文学的第一篇真正中译(不是那种节译),这首译诗是非常珍贵的”^{[2](P98)}。确实,如果放在中国诗歌翻译史角度来看这篇译作,作为由德文原文译入中文的歌德诗歌,其文学史价值值得肯定。

到留德之时译《阿明临海岸哭女诗》(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片段,为中英文对照,疑从英文译出),马君武称歌德是“德国空前绝后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籍者皆知之”。其译诗风格仍延续了马君武一贯的古典雅致,如“海波奔泻涌千山,怒涛飞起落吾前。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独望沧溟一永叹”,这样的“语言转换”,其中不乏“创新”成分,译者的外语水平、国文修养都得到充分体现:

莽莽惊涛激石鸣,溟溟海岸夜深临。女儿一死成长别,老父余生剩此身。
海石相激无已时,似听吾儿幽怨声。色不明夜气暝,朦胧如见女儿影。
斜倚危石眠不得,风狂雨急逼人醒。眼见东方初日升,女儿声杳不可闻。
有如晚风吹野草,一去踪迹无处寻。死者含哀目未瞑,只今独余老阿明。
阿明早岁百战身既废,而今老矣谁复论婚姻!海波奔泻涌千山,怒涛飞起落吾前。
此时阿明枯坐倚危石,独望沧溟一永叹。又见斜月灼耀明,又见女儿踟蹰行。
儿声唧唧共谁语?老眼模糊认不真。女儿忽随明月去,不忆人间遗老父。
老父无言惟有愁,愁兮愁兮向谁诉?风若有情呼我醒,风曰:露珠覆汝,
此非汝眠处。噫!吾命零丁复几时?有如枯叶寄高枝。或者明日旅人从此过,
见我长卧海之湄。吁嗟乎!海岸寥空木叶稠,阿明死骨无人收。^{[5](P446-448)}

译诗的最后一段尤其能见出译者作为诗人是如何将中国传统诗词的各种形式巧妙运用,又能体现出异国风采的情韵。作为德国文学巨人的歌德,其名作颇多,但首屈一指的当推《浮士德》,而就现存所能接触到的译作来看,马君武只翻译了歌德的上述两首诗,一首选自《威廉·迈士特的学习时代》;一首选自《少年维特之烦恼》。篇幅均不甚大,且前者译自留日期间,后者译自留德期间。与马君武作为早期留德学人对歌德的推崇相比较,似乎并不很相称;与马君武同时对于其他国家诗人的译介比较,也并非占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马君武选译的片段,显示了其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原文甚长,估计马君武翻译所据英文本是节译,则又给他自我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原文相对照,这首诗“翻译创造”的成分可能更大些^[10],原文阿明哭的不仅是女儿,还有儿子,但到了马君武手里却简化成了女儿。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君武译诗的特点,在他,主要还是有所寄托。阿明女儿的形象是如何的美丽:“我的女儿,你曾多么美丽!你美丽如悬挂在弗拉山岗上的皓月,洁白如天空飘下来的雪花,甜蜜如芳馨的空气!这种美丽的形象,正是马君武所需要寄托的。值得关注的是,从留日到留德,期间跨度数年,马君武对歌德的兴趣一直保持。但很有特点,而这两首诗的含义,固然也涉及到“家国情怀”,但最主要的还是抒写作为革命家的马君武的“诗人情怀”。

虽然早就“宝剑自磨生远志”、“男儿年少早投笔,莫向书橱作蠹鱼”,但毕竟“去国离家人寂寞”,所以对于“劳动团中演说归,女郎争识拉沙儿。掷来玫瑰数千束”的热烈场景,怎能不感觉甚好,所以自得“今日花香真满衣”?毕竟,此时的马君武,不过20余岁,未及而立,热血青年的“情诉衷肠”完全是情理中事。“迷娘”、“阿明女儿”作为德国文学中的优美女性形象为他所选择而有所寄托,可谓一段佳话。

正如王国维所追问的那样：“试问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狄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11] (P263 - 264) 歌德所代表的不仅是文学而已，更彰显了德国的国民精神。马君武之取来歌德，更有对德国精神的领会和表彰^[12]。

作为留德学人的马君武，其由两次留学德国而与德国文化发生了深厚的关系，其中的关联值得细究。“风雨飘摇”背景下的马君武，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与“经世致用”抱负，而作为实用科学出身的学人，他又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实践能力”；再加上留学德国的特殊背景，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马君武对德国文化的选择和接受有其独到的眼光。以一人之力独自编译《德华字典》，对实业家的译介和实用技术的重视，对达尔文与赫克尔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的赞赏，对德国民族精神亲近的歌德译介，尤其是对以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大学理想的接受，最后都融入他个人的思想发展和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 [1] Buchwald, R. Goethezeit und Gegenwart[M]. Stuttgart: Alfred Kröner Verlag, 1949.
- [2] 杨武能. 歌德与中国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3] 阿英. 关于歌德作品的初期中译 [N]. 人民日报, 1957 - 4 - 24.
- [4] 卮隽. 德国文化与马君武致用大学理念的形 [A]. 德意志思想评论 (第 1 辑) [C],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
- [5] 马君武. 马君武讨注 [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 [6] 谭竹、刘志坚、邓小飞编. 马君武诗注 [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 [7] 张威廉译注. 德国名诗一百首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 [8] 冯至. 冯至全集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9] 高中甫. 歌德接受史 1773 - 1945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10]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In Fritz Martini und Walter M. Üler - Seidel (Hrsg.): Klassische Deutsche Dichtung Band 1 Romane und Erzählungen S 413 - 421.
- [11] 吴无忌. 王国维文集 [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 [12] 三月七日马校长在纪念周的演讲辞 [N]. 广西大学周刊, 第 2 卷第 3 期, 1932.

责任编辑:夏 雨

Comments on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Goethe by Ma Junwu

Ye Jun

Abstract: Ma Junwu was the first one to translate and introduce Goethe's works in China. Discuss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e and Ma Junwu's personal interest, the article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cause of Ma Junwu's practices. He stressed that Goethe was "a resource of Germany" for his generation, and took par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Goethe, Ma Junw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houghts and German thoughts